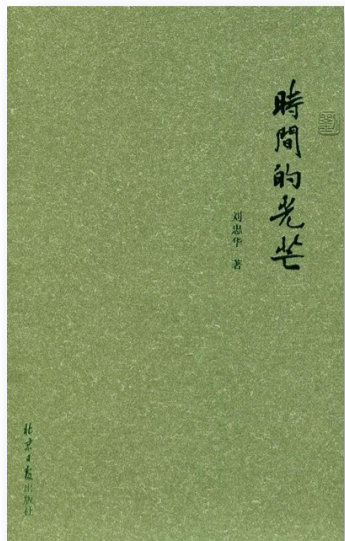


参悟山水田园中的禅意

——读刘忠华诗集《时间的光芒》 □陈茂智(瑶族)



地是静止的,“动”和“变”的只有人的内心和情感。这种内心之“动”和情感之“变”,恰是诗人用他独特的感知,凝通过时间沉淀而隐藏了的、凝固了的山水田园的画意之美和诗情之美,以具体的物象和凝练的意蕴勾画出来,让人生发出关于自然与命运的种种哲思和深远的想象空间。

忠华先生跟我一样,是潇水河边长大的乡村孩子,只是我住潇水头,他住潇水尾,但因为处在同一条河流,我们生长的环境大同小异,那些稔熟的民间风俗、那些乡间物事引发的感慨,通过他的诗作呈现出来,常常让我跟着感动,跟着忧伤,跟着他的思索去探究深藏在山水田园里的禅意。

“隔河相望/水洗过的村庄/多么干净/镜子般的故乡/多么干净/母亲和父亲/月亮和太阳/像两只船/像两只漂泊在天空中的瓷碗/他们要把白昼和黑夜分开/要把痛苦和幻想分开/他们要把星星/草莓/和光滑的鹅卵石/赠送给天底下流浪的孩子……”(《故乡的河》)在诗人笔下,故乡的河流圣洁而美好,留着诗人童年的记忆和想象。河流、村庄、母亲和父亲、月亮和太阳、船、瓷碗、星星和草莓、鹅卵石……故乡河流的种种意象,构成一幅童话般唯美的画面。诗人就在这样宁静美好的情景里,参悟乡村时光里的生存哲学,生活的艰辛、人世间的苦难以及由故乡人事引发的隐痛、悲悯,都交给了一河流水。静水深流,时光无语,透过河流表面的宁静,让人感知到诗人情感的复杂、深邃。对于故乡,每个人都有其隐秘的情感,看似淡然,却深藏于血肉骨髓,很难透视,也无法触摸。

在诗人笔下,每一个村落都有其让人魂牵梦

索的风物美景、人物故事,也有当下时代面临的落寞和悲凉。《黄甲岭村》是诗集中最具现实关照的一首诗,9岁的留守孩子黄三秀“背完柴火背弟弟/背着弟弟时/还背课文”,在这首诗里,乡村的美被诗人深深隐藏起来,那些春天里肆意开放的紫荆花、油菜花,那些来欣赏田野花开的“如花美眷”,都成了诗与画映衬的背景。诗人用纪实电影的风格,镜头只关注留守孩子手中的笔:“日记里/她不写花/不写外来游人的好奇心和好心情/不写那个张开臂膀拥抱春天的/背影极像阿妈的美丽女子/也不写那个笑起来像弟弟的小男孩/她写油菜花地另一侧/长满古怪石头的水塘边/高高的苦楝树上/那个对她眨着眼睛的喜鹊窝/花儿开了/又谢谢了/还不见喜鹊回来”。诗篇里,春天的美和热闹司空见惯,而孩子渴盼亲人归来的眼神,那种孤寂和无助带来的疼痛却如影随形,让人忧伤。这种不忍触摸的疼痛感,来源于诗人对人间冷暖、人生苦痛保持热切关照的内心,也是一个诗人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责任,是人性中的本善之心和最高贵的悲悯情怀的自然流露。

禅宗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愈来愈近的城市化进程,田园的荒芜和乡村的日渐冷落不可避免。忠华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内心的热度,把村庄摺出原本的温情来,让人在目光与指间的距离里,参悟到人性的喜怒哀乐,世事的沧桑艰难以及时间的动与静、岁月的无情与有情。于繁华虚幻中,借田园乡村的疤痕,掐出一丝久违的疼痛,让人在失落的乡愁里找回一些关怀和期许。从这种意义出发,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呼唤乡村精神的回归和重建,对于当下乡村振兴,未尝不是一种站在高处的回望与呐喊。

怀为冰冷的历史染上了一抹温情。

《怒江记》是作家心灵与故乡深情拥抱的产物。我曾给《怒江记》封底写了一段话,表达我对这位行走于山水之间的女作家的敬意:《怒江记》是彭愆英献给故乡的一份厚礼,她行走、歌唱,用充满诗意的文字书写出一位女子对故乡的深深情怀。在碧罗雪山、高黎贡山的神性光芒照耀下,盐茶古道的往事从她的笔端复活了,古今岁月变迁谱写不尽故园新曲,为读者打开了怒江人文历史及精神风貌的一扇门窗。

彭愆英的故乡情节是很重的,她对怒江的爱渗透于字里行间,也体现于她笔下的人物身上。她在行走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普通人,从他们身上感知到作家写态度的真诚与虔诚。爱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爱他们的质朴、善良与坚韧。在《宿命》一文中,她用生动传神的笔调描绘了一位旅途中相遇的慷慨大嫂的形象,她豪爽待人,抽烟喝酒,会讲俚语、笑话、白族那马话,性格开朗大方,天真活泼。《女马锅头》中的藏族女马锅头嘎达娜艰辛不屈的人生,也在她的笔下得到生动描述。《怒江记》中记述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无所不在的是作家关怀的目光和视角。她用文字呈现出他们的人生,以及与普通人的情感联结的历史。盐茶古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物足印与汗水的汇聚。在他们面前彭愆英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她聆听的是历史的回音和现实的心声。

《怒江记》是一部丰富而厚重之作,是彭愆英献给故乡的一份厚礼。它不仅写历史,也关注现实,对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和故乡群众的新生活有表现,让现实的发展和历史的沉重两相辉映,从而透视出时代发展进步的足音。阅读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作家写态度的真诚与虔诚,难得的是她自己也在行走和写作中升华着。一如她在“自序”中所言:“在行走和书写里,我成长,灵魂蜕变,不再沉溺小家碧玉似的怨怒。”这是故乡的历史、山水、人物给予她的重要收获与回馈。她爱故乡,故乡也深爱它的女儿。

献给故乡的厚礼

——彭愆英新作《怒江记》读后 □黄玲

作者对历史的责任感,对抢救地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紧迫感。她说当年行走于古道上的盐工、背夫、马锅头,正在时间中一个消逝而去,她的采访相当于在和死神抢时间。而彭愆英对怒江历史文化认识,也在行走中得到加深和提高。一条古老的盐马古道,数代人生命的文化积淀,等待抢救和挖掘。正是一个民族作家自觉的历史责任感,驱使彭愆英一次次迈开脚步行走于怒江的大地上,不辞辛劳地去与时间赛跑,探寻着历史文化的遗存。

《怒江记》是对历史岁月的书写和回望。怒江是个独特的地方,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遗存丰富。虽然因为封闭的地理,与外界交往比较滞后,但是特殊的地理条件又使它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处。

一条盐茶古道连接起滇藏茶马古道和滇缅茶马古道,承载历代怒江人的生命,也沉淀了厚重的地方文化。生长于斯的彭愆英对这些历史有着深深的热爱与熟悉,她力图通过文字使它们得到总结和开掘。而且她笔下的历史不是空泛虚无的叙事,而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景物之间融为一体,历史和现实之间呈现出互相交融的状态。在《碧罗雪山鸟道》《盐工的故事》《兔峨土司府》、《六库土司衙门》《知子罗夜色》等篇幅中,她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往返,引领读者进入一个个历史的瞬间,感知怒江的古老与厚重。

彭愆英写历史的方式比较独特,她笔下的历史是现实视野观照下的回望,和现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杨玉科家祠》中,远去的历史如烟似雾,斑驳迷离,而沧江书院里孩子们稚气的读书声则让人感到生活的暖意,作家人文情

白族女作家彭愆英是个勤奋的写作者。长期以来她坚持行走于怒江峡谷,用文字和故乡的山水结缘,已经出版有散文集《追风逐梦》《盐马古道》等作品多部。《怒江记》是她献给故乡的一份厚礼,是她行走、歌唱故乡山水的重要收获。她用充满诗意的文字书写出了一位白族那马女子对故乡的深深情怀。

这部作品中作家的写作意图是明确的,她希望“以盐茶古道为主线,讲述怒江州百年历史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示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抒写一方风土一方人文,讴歌民族精神,揭示个人命运与怒江红土地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关系。”《怒江记》共有25万字,分上下篇。上篇收入散文19篇,以盐马古道为线索,多方位地表现怒江州产盐之地兰坪县的社会历史文化;下篇收入散文16篇,以茶马古道为线索,多角度地书写了怒江州边境各县的社会历史文化风貌。可以说作家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其写作意图在作品中已经完全实现。

《怒江记》是行走大地的产物。自上一部散文集《盐马古道》出版后,彭愆英感觉意犹未尽,又开始重走盐马古道,继而走茶马古道。一个人到中年的女人,一个对故乡怀有大爱的写作者,双重身份制约下的彭愆英再次开始她对怒江大地的行走与探寻。我到过怒江,深知那里山高水深道路艰险,行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彭愆英却不畏艰险,硬是用自己的双脚一寸寸丈量着故乡的山河,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阅读《怒江记》的文字时,我总在想:支撑她的精神动力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人对故乡天然的爱,更重要的恐怕还有一个写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似乎就是为这样的道路量身定做的。卑之无甚高论,将其移来形容悬崖村的道路,没有比它更为贴切的了。

此间居民,自言先世避战乱兵燹,迁居于此,历二三百余载也。

所谓悬崖村,似乎已经是特指。其实除了这个特指的悬崖村,凉山州境内尚有类似的数百个悬崖村。假如说每个村子都修筑一条公路,弃置以前的猿鸟道废而不用,则除去高昂成本,还将造成严重生态破坏。有专家认为昭觉县的悬崖村土地肥沃,出产丰饶,以及他们收获时的成就感,也许就胜过了他们攀爬的劳苦。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他们的习惯与精神状态,外人无法想象和评估。倘若将悬崖村修得更扎实一点,变成中国原始村落的再造,保持现状,成为中国乡村保护的样本。至于村民是否愿意搬迁,可能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引导而非强求。

一个民族自身的觉醒,胜过任何的鼓动和外界的力量。笔者曾见当地的年轻人,在悬崖村的道路上行走自如,身轻如燕,有一个年轻人甚至一边行走一边玩手机,其从容之步履,令人称奇也令人艳羡不置。

类似悬崖村的这样下全无呈现呢?倒也不尽然。西南联大教授曾昭伦先生1940年代的田野考察名作《滇康道上》,即是深入不毛,记载僻远之乡自然、社会的一本大书。曾先生率队自昆明出发,向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老凉山和西昌所属各县(当时这一带属西康省),对于通常不能称之为路的路,有着大量而详尽的描述。

至于当下,我们欣喜地看到,阿克鸠射笔下的悬崖村,更是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拓展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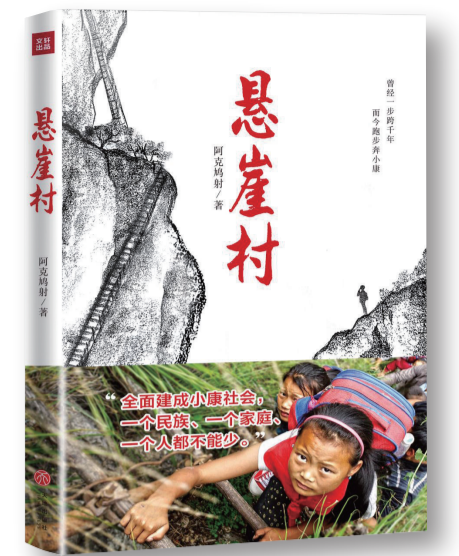
阿克鸠射是最早叙写悬崖村的作家,也是采访最深入的作家,还是攀爬悬崖次数最多的作家,同时也是对悬崖村体验最深的作家。他对悬崖村的历史过往、现状今情、未来的走向,进行了恰当深入的渲染,以及关于它的前世今生的细节铺陈。

这是一本文字分量深沉、具有丰厚内涵和震撼力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用灵性激活历史,叙写民族生存的意志,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主观情感置身事中,情真意切。但作者的叙述视角却又是冷静深邃,文心之细,细入毫发。

其对普通人情感与生命状态的关注和悲悯情怀,发乎生命和在内心,决不是泛泛的浅吟低唱或是对风光景色的猎奇,而是对悬崖村的过往和现在做出了具有整体性和思辨力的概括、描述和判断。正如作者所说:“翻看历史,环视八百里凉山,在彝乡昭觉这片丰腴的土地上,始终散放着历史的沉积,流传着数千年的绚烂文明。”阿克鸠射是把悬崖村的历史衍变以及生命的痕迹,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的框架之中来着墨。我们震惊地发现,悬崖村的河山土地,处处透露出作家对人们生命的着力把握和尊重。同样,也呈现出作者对这片厚重土地之上的生命形态的苦苦寻思……

大山、大水、土地、生命……无不蕴藏着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抒发。至于悬崖村如何浴火重生,走进新时代,并且发生质的变化——那种划时代的根本改变和历史性的进步,以及从困境中走向辉煌、走向康庄的心路历程,阿克鸠射进行了细微、宏观、大气、饱满深情的叙写。

在这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生命的活力是如何返回、深植并且扎根渗透开来,在作者深情的笔触中,我们获得了完美的答案,并且确乎感到了一种“时间开始了”的辉煌壮丽,始终贯穿缭绕在作者笔墨情怀之间。



生命伟力的深沉叙事

——读阿克鸠射的《悬崖村》 □伍立杨

当悬崖村成为一个现实特定的显赫名词,描述它的文字以及影像,可以说是车载斗量。然而,浮光掠影、猎奇探险,甚至天方夜谭炫耀式的文字文案一时多如过江之鲫。

在此之际,彝族作家、诗人、记者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及时间问世了。无可置疑,这是叙写悬崖村的重头作品,也是同类文字中取得突破进展的高峰作品,而且可以说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

蜀道难行,自古而然,由于李白名作的夸饰、放大,成为确凿不移的一种形影,进而腾于众口。不仅道路,举凡世间难办、难行之事,皆以其文句形容之。

古诗歌中的蜀道,以李白《蜀道难》为最著名:“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若说以前不在人们视野中的另外一种蜀道,它像毛细血管一样铺设在巴蜀边远之区。而近年来声名大噪的悬崖村,那种数百年来紧紧附着于大自然身体的老路小路,最为典型。悬崖村的路,似不在李太白等诗人的视野之内。如其见之,难以猜测他会以何种笔墨来加以形容描摹。

所谓悬崖村,真名是阿土勒尔村,隶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村子所处位置虽然海拔不高,在1500米左右,然其自河谷地带攀爬至村子所在,其间绝对高度在千余米以上。现在虽然修筑了千余级的钢梯,仍属畏途峻岩不可攀。

近期笔者曾前往该处访问逗留,虽然此时已有坚固钢梯,仍然险绝不可方物,除去千余级近乎90°垂直的钢梯,尚有前后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上下将近7个小时,加上逗留访问的时间,黎明即起,傍晚方回。

自山顶或山腰向下眺望,但见万丈深渊,壁立千仞,此间海拔虽不甚高,爬至一半,天风浩荡,如万马奔腾,倏忽弥漫渗透,寒气逼人。极目峡谷底,云雾缭绕,涌起变幻,令人不免头晕目眩。修筑钢梯以前的道路即在钢梯覆盖之下,或以钢绳、或以藤条编结结实,以供攀援,若非亲历,殊不敢想象。榛莽荆棘丛生,恍惚间万怪惶惑,暮峰摩空,万象森然。山体细流甚夥,然因万丈深渊,故使水汽霏微,化为游丝轻雾,终于飘坠于无何有之乡。

如是这般的险绝的道路,较之古人是稳中所描绘的蜀道,它难道不是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蜀道吗?但因地理的僻远隔绝,尚不在古人的视野中出现,更不要说加以艺术的呈现描绘。

李太白《蜀道难》所云:“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息歇,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

Table of contents for '人民文学' magazine, 2019年第3期, including sections like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 短篇小说, 散文, and 诗歌.

Table of contents for '延安文学' magazine, 2019年第2期, including sections like 接接地气 重写现实 有暖意, 小说工场, and 散文.

Table of contents for '广西文学' magazine, 2019年3期目录, including sections like 新发现, 小说, and 散文.

Table of contents for '石油文学' magazine, 二〇一九年第二期, including sections like 小说区块, 散文社群, and 诗歌油流.